联合国

S/PV.5413



安全理事会

第六十一年

临时逐字记录

第五四一三次会议

2006年4月18日星期二下午3时举行
纽约

主席：	王光亚先生	（中国）
成员：	阿根廷	马约拉尔先生
	刚果	伊奎贝先生
	丹麦	福博尔-安德森先生
	法国	德拉萨布利埃先生
	加纳	纳纳•埃法赫-阿彭滕
	希腊	瓦西拉基斯先生
	日本	大岛先生
	秘鲁	德里韦罗先生
	卡塔尔	卡塔尼先生
	俄罗斯联邦	杰尼索夫先生
	斯洛伐克	布里安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汤姆森先生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马希格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博尔顿先生

议程项目

秘书长关于苏丹的报告

06-31299 (C)



下午 3 时 10 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秘书长关于苏丹的报告

主席：根据先前磋商达成的谅解，我认为，安理会同意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 39 条，向非洲联盟苏丹各方达尔富尔和平谈判特使兼首席协调员萨利姆·萨利姆先生阁下发出邀请。

就这样决定。

我邀请萨利姆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安全理事会今天是按照安理会先前磋商达成的谅解而开会的。

安理会成员面前有文件 S/2006/218，是秘书长关于达尔富尔问题的每月报告。

我还提请安理会成员注意文件 S/2006/156，内载 2006 年 3 月 10 日刚果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安全理事会将在本次会议上，听取非洲联盟苏丹各方达尔富尔和平谈判特使兼首席协调员萨利姆·萨利姆先生的情况通报。

我现在请萨利姆先生发言。

萨利姆先生（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要表示非常感谢你和你在安理会的同事再次邀请我来这里，向你们通报目前正在尼日利亚阿布贾举行的苏丹各方就苏丹达尔富尔冲突进行和谈的情况。安理会再次邀请我来纽约到安理会发言，明确显示了国际社会对达尔富尔人民的困境的集体关切和安理会继续处理当前进程，特别是尽快和成功结束和谈的决心。

自我上次于三个月前向安理会作情况通报以来，实现达尔富尔全面和平协定的努力又有了显著进展。和平协定显然已触手可及，尽管仍有大量的艰苦工作要做。

我们将很快提交一套妥协提案，为结束达尔富尔冲突和建立必要机制，确保最终在那块多灾多难的土地上实现公正与持久和平，提出公平和平衡的选择方案。

今年 4 月 6 日，我向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会议作了情况通报，并参加了关于如何最好地维持该进程势头的建设性讨论。我个人在会后的评估是，非洲迫切希望达尔富尔冲突通过谈判得到政治解决。刚果共和国总统、非洲联盟现任主席德尼·萨苏-恩格索先生随后于 4 月 8 日和 9 日对阿布贾的访问，即是那种迫切愿望的切实表现，反映了非洲帮助我们开展调解努力的决心。与此同时，我们的尼日利亚东道主奥卢塞贡·奥巴桑乔总统继续全力支持我们。

综合而言，这些事实明确显示了各国领导人——实现上，是整个非洲的各国领导人——尽其所能解决达尔富尔问题的真实愿望。令人高兴的是，安理会和非洲在这方面有着共同之处。

在我上次于今年 1 月向安理会作情况通报时，我曾对谈判令人痛苦的缓慢进度和各方之间明显缺乏信任表示失望。这次，我谨指出，情况正在变化，尽管没有我们希望的那样快。谁都不愿意或不能主动作出重大让步，以及贯穿其关系的极度不信任和相互猜疑，仍是我们的障碍。随着这一马拉松式的谈判会议进入最后阶段，各方的不安也在不断加剧，这是可以理解的。因此，在它们考虑妥协与协定时，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在它们考虑未来对它们及其各自支持者意味着什么时，它们可能还会令人沮丧地犹豫不决。

在我上周六离开阿布贾时，我们已逐渐和有系统地对权力分享和财富分享等关键问题进行了彻底辩论。最明显的是，我感觉我们或许能够在关于安全安排的谈判中取得一些进展，这样，我们就能在不远的

将来拿出最后——或许也是最重要的—— 一块七巧板：最终地位问题。

过去几天，苏丹副总统阿里·奥斯曼·塔哈先生曾作为苏丹民族团结政府高级代表团团长与我们在一起。事实上，我不得不——极不情愿地——同塔哈先生在阿布贾告别，因为我先前曾承诺到安理会作情况通报，但却两次将其推迟。副总统的访问对推动该进程取得进展极有帮助。在我离开时，达尔富尔运动的所有领导人及其高级顾问全都在场。各方之间第一次有了深入的双边和直接讨论，并借着萨苏-恩格索总统和奥巴桑乔总统的倡议形成的势头，在调解下举行了会议。已造成如此之多的痛苦和流血的达尔富尔冲突，其解决时机似乎终于成熟，我们非洲联盟中从事调解工作的人愿意在今后几周里带领各方踏入这一困难而敏感的最后阶段。

关于一个相关问题，我想赞扬苏丹第一副总统萨尔瓦·基尔先生和苏丹人民解放运动（人运）领导人派代表同副总统阿里·奥斯曼·塔哈一起参加和促进阿布贾进程。他们的深刻见解、广泛经验和前瞻性思想对获得各运动的信任和创造急需的会谈势头，起到了非常大的帮助作用。

我个人相信，我们现已能够像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及安全理事会几天前敦促的那样，在 4 月底之前向各方提出一套意义深远的建议。这类建议将涵盖权力分享、财富分享、安全安排、达尔富尔-达尔富尔对话与协商、以及执行机制和方式等问题。

我们建议的核心是权力分享模式。在这方面，我们已充分听取各方对达尔富尔人担任总统、任职于国民政府和国民议会、达尔富尔在苏丹内的地位、以及达尔富尔三个州政府的组成等一系列问题的意见。在达尔富尔人在《全面和平协定》设想的苏丹国家机构和委员会中的公平代表性问题上，也是这样。

苏丹政府已开始在这些问题上显示出某种灵活性，我们希望分歧能够减少。我们需要各运动在我们努力处理它们的关切时朝着同一方向前进。贯穿于调解建议的，将是政府显示的灵活性、我们对各运动的正当担忧和一般的达尔富尔人的渴望的谅解、以及寻找公正和持久办法，以解决苏丹这一可怕冲突的核心问题的迫切性。

在提交建议时，我们仍然首先以公平原则为指导。我们将作出努力，确保不提交不能使达尔富尔人民在苏丹国家机构中享有公平和有效代表性，以便结束他们的边缘化的任何建议。

在财富分享方面，共有四个未决问题：向境内流离失所者和难民提供援助，以便让他们重新开始生活的问题；从国民政府向各州移交的模式问题；达尔富尔重建和发展基金的原始资金问题；以及对作为冲突受害者的社区和个人的补偿问题。补偿和达尔富尔基金的资金问题争议最大。但是，我们仍然相信，只要各方具有政治意志和决心，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不会再被拖延。

安全是达尔富尔危机的核心。说安全安排将成就或毁掉阿布贾谈判，也许并非夸张。我们要清楚：达尔富尔的战争不是敌对军队之间的常规战争，甚至不是国家常规武装部队与游击运动之间的战争。在达尔富尔，有包括金戈威德民兵在内的形形色色拥有武装的危险民兵，有不断分化的武装运动，有各种类型的强盗，有外国战斗人员和部落部队。安全安排，无论是对迅速的停火而言，还是对长期的最终地位安排而言，都是一项复杂工作。

我们的调解小组已就一些问题，如部队的脱离接触、重新部署、金戈威德民兵的解除武装、民兵的管制和中立、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的维持治安和加强安全、游牧移徙走廊的安全及人道主义供应路线的非军事化，提出建议。如要取得进展，以便最终实现可行的停火，其中的每个问题都需要各方作出决定。没有快速解决方案或轻松办法。

但是，我高兴地报告，我们已开始在安全安排谈判的某些方面取得进展——尽管较为缓慢。正在审议之中的一些建议具有创新性，应能对加强当地人民的

稳定和安全起到切实作用。挑战在于让那些对政府的真实意图和政府执行协议的诚意疑心重重、难以改变的各方——特别是各运动——也与我们持同样看法。

我们以及国际社会向各运动作出保证的努力，尚未以迅速达成协定的形式取得预期结果。

拟议的扩大停火协定规定，对金戈威德民兵和纪律散漫民兵进行管制并使其保持中立，是达尔富尔实现停火和达成和平协定的一项先决条件。这些步骤必须跟上扩大停火协定各个执行阶段的步伐。我们在协定中作出的一项保证是，其中每个步骤都必须受到非洲联盟驻苏丹特派团（非盟驻苏特派团）的监督和核查。只有在每个步骤都令人满意地完成之后，各运动才有义务采取对应步骤，撤出和重新部署自己的部队，接受有限的武器管制。

在即将在阿布贾开始——完成停火谈判后即马上开始——的关于全面安全安排的讨论中，我们还将把金戈威德民兵和各民兵部队的最终解除武装与各运动部队的调集联系起来。同样，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这些并行进程，应根据各方将要议定的、作为综合措施一部分的标准，与各运动前战斗人员并入苏丹武装部队和其他安全部门的进程协同进行。

随着安全安排谈判取得进展，我们将提请注意执行未来协定所面临的挑战，那时，所有责任都将落在非洲联盟和联合国身上。非洲联盟驻苏丹特派团部队指挥官目前正在就他应该如何重新部署他的部队，以便开展由于协定而显著增加的任务，拟订一份详细的执行计划。显然，在所预期的停火的最初执行阶段，必须由非盟驻苏特派团开展的复杂任务将会很多，包括核查当地的部队位置、监督脱离接触和重新部署情况，以及巡查非军事化区和人道主义供应路线。特别是，我要提请安理会注意，非盟驻苏特派团民警将在监督达尔富尔其他地点、维持那里的治安及在存在空白的地方建设社区警察能力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非洲各国国家元首愿意通过他们的个人参与给我们以协助，也愿意派遣部队到达尔富尔维持和平。我在此请求安理会对非盟驻苏特派团给予最大限度的支持，以确保停火协定签订后，非盟驻苏特派团能得到加强，提高能力，拥有更大的权力，从而能够应对更多的责任。我不必回顾——这一点已说过多次了，按照目前的组成，非盟驻苏特派团没有最佳能力来执行任务。随着即将伴随全面停火协定而来的责任的增加，这个问题将变得更加严重。

如不采取任何行动，使非盟驻苏特派团具备执行扩大任务的能力，呼吁迅速缔结一项协定是没有意义的。我对安理会的请求是，不要等到从非盟驻苏特派团向联合国部队的过渡开始时再加强在阿布贾达成的协定的执行机制。必须避免无聊的官僚争论，必须对如何从具体方面帮助非盟驻苏特派团，作出实际规划。对达尔富尔，采取例行公事式的办法，会非常危险。

现在摆在各方面前的达尔富尔扩大的停火协定，实际上是一种停火，是一个路线图，它涵盖了通向全面安全安排协定的四分之三路程。可以理解，在对最终情况有把握之前，各方都不愿签署停火，踏上该旅程。因此，在我们继续进行关于停火方式的谈判时，我们将认真探讨部队的最终地位这一核心问题以及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的问题。但我们不抱幻想，不会认为在阿布贾签署的达尔富尔全面和平协定将是道路的终点。如要恢复遭受破坏的社区的社会结构，达尔富尔人民——以及他们在非洲和全世界的朋友——今后还要做许多年的艰苦工作。

达尔富尔冲突要求我们为社区一级的和解奠定基础。为此，我高兴地通知安理会，我们已启动达尔富尔-达尔富尔对话和协商的筹备进程。安理会还会记得，去年，各方同意，在签署正式的和平协定后，达尔富尔人民应有机会聚集到一起，分享和拥有这样一项协定，以增加和加强建设和平的信心，并为社区和解而努力。我们不久将提出关于该进程的最终建议，供各方审议，如可能，供各方通过。

尽管非洲联盟将继续在和平进程的政治方面和所预期的协定的执行方面发挥主要作用，但我们的伙

伴也将在提供全面的支持和鼓励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这种支持和鼓励不仅针对对话本身，也针对帮助执行所达成的协定，特别是在减轻沉重的财政、后勤和人力资源负担及提供专门知识方面。我们认为，达尔富尔的愈合进程必须在和平协定签署后立即开始，但我们也不要指望它进展迅速。达尔富尔建设和平和实现和解的挑战将要求我们在阿布贾会谈结束后的很长时间里一直进行集体参与。

2006 年 3 月 10 日，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表示它希望在本月结束前看到达尔富尔全面和平协定。我们正全力以赴地满足这一期限要求。当然，我们将在以后几天中提交我们的建议。副总统阿里·奥斯曼·塔哈和人运代表团的出席当然为该进程提供了更多的动力。各运动领导人前往阿布贾是一个令人鼓舞的迹象，也是成功解决冲突的一个必要条件。我真诚希望他们留在阿布贾，进行不间断的对话，尽管过去一周再次发生了让人分心的事情。

各伙伴的支持促进了我们的进展，他们继续有很多代表参加。我们经常咨询他们。我们的朋友、负责苏丹问题的秘书长特别代表让·普龙克先生经常前往阿布贾，他的工作班子密切参与我们工作的所有方面。我对他的充沛精力和奉献精神，向他致意。这些伙伴关系对我们迄今所取得的进展至关重要。随着我们着手执行以后达成的协定，这些伙伴关系将更加重要。

我谨以个人的名义表示，作为一名非洲人，我对科菲·安南秘书长和联合国大家庭给予我们的不断关注和支持表示赞赏和满意。由于我有幸参加了联合国改革的进程，我认为，联合国对一个区域组织的这种持续支持是令人满意的。我为自己在我们共同努力解决达尔富尔冲突方面成为这种支持的具体表现的一部分而高兴。对安理会来说，其挑战不仅是继续处理当前的危机和我们仍未完成的和平进程，也是寻找办法，应对将来的冲突后挑战。

我希望安理会也将继续帮助乍得共和国和苏丹寻找办法，解决已存在相当一段时间的一些问题。虽然我们明确支持《的黎波里协定》，但我们仍然希望能尽一切努力，控制业已确定的问题，因为其中大部分问题对我们在阿布贾的努力有着某种直接影响，正如停火协定谈判所表明的那样。

最后，我再次向安理会表示，我们已到了缔结达尔富尔和平协定的最后阶段。现已作好调解准备，我们认为，现在正是各方结束争论，作出决定的时候。我相信，我们一旦提交建议，将会得到联合国的明确支持，安理会也将鼓励各方立即签署那一揽子建议。

主席：我感谢萨利姆先生的情况通报。

按照先前磋商达成的谅解，我邀请安理会成员举行非公开会议，继续我们对有关问题的讨论。

下午 3 时 35 分散会